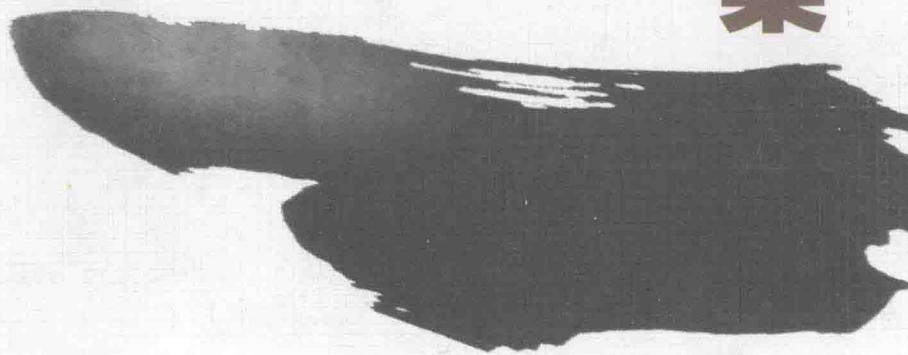


张笑天文集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01

张笑天文集

长篇小说卷（一）

太平天国 ①上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张笑天文集. 长篇小说卷. 1/张笑天著. —长春: 吉林人民出版社, 2002. 9

ISBN 7-206-04058-6

I. 张… II. 张… III. ①张笑天—文集②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68707 号

张笑天文集(1—20 卷)

著 者	张笑天	封面设计	尹怀远 为 民
责任编辑	包兰英	责任校对	陆 雨

出 版 者	吉林人民出版社 0431—5649710 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)
发 行 者	吉林人民出版社
制 版	吉林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0431—5637018
印 刷 者	长春新华印刷厂

开 本	850×1168 1/32	印 张	435.75
版 次	2002 年 9 月第 1 版		
印 次	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		
字 数	11320 千字	印 数	1—3 000 册
标准书号	ISBN 7-206-04058-6/I·239		
定 价	1380.00 元		

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工厂联系。



孙至友

张笑天 当代著名作家。1939年11月13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延寿县黑龙宫,祖籍山东昌邑。1961年8月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。60年代初开始发表作品,以小说创作为主。1975年调入长春电影制片厂后兼搞电影剧本创作。曾任长影专业编剧、文学副厂长。现任中国文联全委会委员、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、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、吉林省文联主席、作协主席,一级作家。吉林省政协委员,省第七、第八届党代会代表。曾获省劳动模范,省首批、二批优秀专家称号,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。中共十六大代表。1996年被评为长白山文艺大奖终身成就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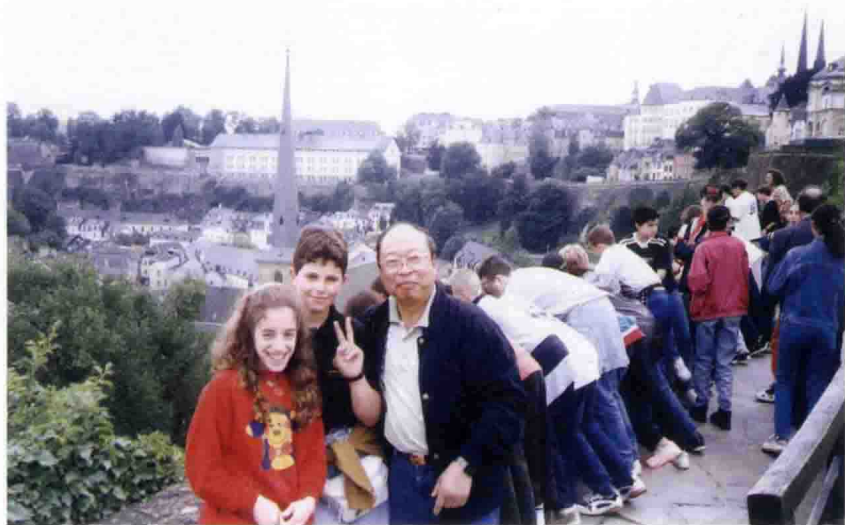
迄今为止,出版长篇小说15部,小说集、剧本集、散文随笔集18部,中篇小说50余部、短篇小说60余篇,电影文学剧本42部,其中有28部搬上银幕。创作电视剧400多部(集),其影视作品《开国大典》、《重庆谈判》、《佩剑将军》、《末代皇后》、《太平天国》等反响强烈。另有大量的散文、随笔、杂文、文论散见于各报刊,创作文学总量在1800万字以上。作品多次在国内外获得大奖。而长篇小说《太平天国》、《孙中山》、《爱的葬礼》、《永宁碑》,中篇小说《公开的内参》、《离离原上草》、《前市委书记的白昼和夜晚》等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和广泛的关注。



比利时原子球博物馆前。时在 1998 年 7 月 13 日。



在大连海之韵广场，右为三弟张询天、侄女张远非。时在 2000 年 5 月 11 日。



我在卢森堡大峡谷游览时,与两个放学路过的孩子交谈,他们问我是日本人吗?我说NO,我是中国人,并且打了个胜利的手势,于是他们笑起来。时在1998年7月。



从影半生,第一次出大海报,却是因为小说,当了一把“小说明星”。时在1999年1月10日于北京召开长篇小说《太平天国》首发式上。



电视剧《太平天国》在无锡开机,与导演陈家林(左一),当时的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(左二),一起参观服装库。时在1998年春。



这是一位热心读者抓拍后寄给我的。它记录了2000年7月28日我在西单图书大厦签名售书的场面(《太平天国》)。从画面上看,还挺火。

自序

我喜欢喝茶，近来偶翻有关茶经的书，上面有这样的说法，说人生有如饮茶，第一杯是青春，甘甜；第二杯是奔波劳碌的中年，苦味甚浓；喝到最后人也老了，茶也变味变得涩涩的了。

如今我已步入耳顺之年，在经历了梦想中的甘甜和奋斗过程中的苦味之后，也许剩下的真的只有生涩了。但不管怎样，甜果也好，涩果也罢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播了种总是要收获的，这样看来我将文章哀然成集也就不能算是厚颜了。

这套文集中收录的全是我的文学作品，但没有包括电视文学剧本，尽管它有五百多部（集）、几百万字。电影剧本我也只选择了一些有代表性的。何以如此？我一向以为，影视作品一旦问世，就不再是作家一个人的作品了，它早已荟萃了导演、演员和诸多艺术门类艺术家的智慧和汗水，你很难说它是你一个人的作品。而只有摆在书橱里的文学作品，那才是你所专有，打不上别的标签，不论其优与劣、好与坏，你都得认账，你尽可以敝帚自珍，与别人无涉，苦乐甘甜自得其乐。

人都是要做梦的，尽管每个人的梦不同。梦既是荒诞诡谲的，也是飘忽不定的，聚则成形，散则化为乌有，有的时候梦也

能尘埃落定，哪怕是在贫瘠的土地里植根。为了我的色彩斑斓的文学之梦，我付出的代价几乎是我的生命。在我的梦伤痕累累已到了“谈文色变”的地步时，我结识了李守田，他和我一样，也是语文教员。此公有才华，文学功底厚，不过有点桀骜不驯，我曾在校报上读过他的旧体诗，才气四溢，有一股小县城盛不下的气概。于是我赋成一律给他，迄今犹记得有“常慰谪仙居隔壁”之句，他立即回了一首，有“愿同簧宇学敲钟”之语，诗文往来，我们由神交变成了知己，可能是物以类聚吧。

那时正是我梦魂失落的时节，我在大学读书时写的 36 万字的长篇小说《白山曲》几乎断送了我，“一本书主义”、“白专道路”的帽子压得我抬不起头来。而彼时的李守田却在自己砚田的两亩三分地里有滋有味地耕耘着，他劝我不要气馁，不要指望一鸣惊人，文学既然是爱好，就让它如润物细雨悄悄地融入你的生命当中，这样你便没有烦恼了。这话打动了，使我重又编织起了自己的文学梦。

世事浮沉，春光易老，转眼间 40 年过去了，我忘不了敦化这座小小的山城。1965 年我发表的第一篇短篇小说《种瓜记》，以及 70 年代初那不能署名的长篇小说《雁鸣湖畔》，今天看来，也许算不了什么，但在当时，至少可以证明我可以吃文学这碗饭，并为我开具了走向文坛的通行证。

歌德曾经说过，我不应该把我的作品全归功于自己的智慧，还应当归功于向我提供素材的成千上万的事情和人物。我需要做的事，不过是伸手去收割旁人替我播种的庄稼而已。他说得多中肯啊！多少年来，故乡和第二故乡的风土人情、山川地理不止一次地重现于我的作品当中，那些感人至深的人和事，那不时地搅扰着我灵魂的栩栩如生的人物，他们才是我的一切。有人说，真正有素养、有天赋的作家在谈到自己的作品时，常常有如含着

草。这种说法肯定不会为大多数作家认同。写了几本书便急于出文集，便去翘首诺贝尔文学奖，他们不会有这种感觉的。

我从不敢说我的作品有多大的价值。我一向宣称，我的作品只能做到有限的真实，尽我的能力就是了，我做不到天马行空。也许几十年后的读者会视之为垃圾，我只希望至少不全部是垃圾。我担心那些过分看好自己的人们，他们的作品会不会比我的更要速朽。如果读者以及后人能从我的文字当中看到一颗真实的灵魂，我就很满足了。

我一直庆幸自己拥有一笔财富，这财富不是金钱珠宝，而是坎坷的经历，甚至包括灾难。养尊处优和平静的象牙塔里的生活，对于作家来说，并非幸事。人的一生是由无数坎坷的链条连接起来的生命轨迹，这链条上扭结着的所有痛苦、挫折、彷徨、迷惘、欢乐、成功，这些构成了人生命的乐章，也是我作品的精髓所在。

但人生是短暂的，每个人都势必留下生命的轨迹，作家的轨迹便是他的作品。一字字、一句句、一篇篇，铺就了作家的人格之路。肖伯纳曾经说过，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，而是一支暂时擎在自己手中的火炬，我们一定要把它燃烧得十分光明灿烂，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。借用现在一些人的说法，肖伯纳称得上是有使命感的人物了。综观历史，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师们的传世之作，有哪一部是只关注自己私欲的写作呢？我不敢说我收录在这里的作品都肩负着多么伟大的使命，我只想告诉我的读者朋友，我和我的作品都是真实的，这就够了。

我从事创作以来，经历过许许多多荣辱，有笑脸、鲜花、掌声和奖杯，也有铺天盖地的声讨挞伐。曾经沧海难为水，我视之为平常事。我最欣赏这样一句话：温不增华，寒不改叶，宠辱不惊。我以为真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并不容易，这十二个字是对自己

一生的诚勉。托尔斯泰把一个人比成分数，他的实际才能好比分子，而他对自己的估价好比分母，分母愈大则分数值愈小。一些平庸且把钻营术带到文坛的人，他们毒化了风气神化了自己还嫌不够，还要让他们的神话不朽，这很可悲。

我实在不敢过高地估价这套文集。我写了不少作品，但我从来不是登堂入室的大家，也从不被评论界的巨子们青睐，也不存非分之想。写作之初就是一种爱好，后来逐渐成瘾，欲罢不能。既然从来没人逼你舞文弄墨，种种磨难都不能令你却步，那么，你就该无怨无悔地在爬格子的生涯中寻找你的乐趣，而其他的一切都是身外之物，计较它做什么？我常常去工厂、农村、学校，在各类人群中碰到我的热情读者，他们给我的笑容是最灿烂的，我很满足。我为他们而写作，为他们而活着，值得。历史、读者是最权威的评论家！

《老子》曰：“得之若惊，失之若惊，是谓宠辱若惊。”不知你观察过没有，婴儿出生时总是握紧拳头，而撒手人寰时却是松开手的，这大概就是先哲们说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来由吧。那你还争什么？如果发明黄色火药的诺贝尔地下有知，他必然有双重的苦恼，他的发明被后人驾轻就熟地用来杀人，并用这笔钱去诱惑全世界各个角落的文人们无法安眠，他会作何感想？

这套文集共 20 卷，凡 1 200 万言。如果没有杨海泉、荀凤栖、蓝军、周殿富、胡维革、包兰英以及出版界朋友的鼎力支持，是不可能问世的。他们是这项浩大工程的奠基人，借此机会一并致谢。

曾有朋友劝我找一位文学大师替我作序，这当然是一番美意，20 卷本的一套文集不算小举动了。但我怕给大师招来非议，自己也不愿背上拉大旗作虎皮的骂名，想来想去，还是我自己凑上几行字聊以塞责吧，这样一套大书岂可无序！

写完了上面的文字，又觉淡泊无味，不知所云，但总归是我想要说的。读者想吃瓜，也不必听卖瓜人吆喝，故而这序也就不怎么重要了。

但它仍然要作为不可少的序点缀在卷首。

张笑天

2002年6月18日于长春

第 1 章

女扮男装的洪宣娇浔江泛舟。孕育在紫荆山中的狂风骤雨，已令少女闻到隐隐雷声。

浔江的水蓝得像染房里流出来的靛蓝的水，却又清得可见水底的卵石、水草和游鱼。它从上游南盘江急泻奔来，穿过陡峭入云的大藤峡，狂泻到桂平河谷，水势骤缓，江面开阔得如一片汪洋。

时值盛夏，浔江上帆影簇簇，有运炭、运盐的大船，急水滩上也有小小的渔家竹筏。

在一条搭客的上水货船上，破旧的帆篷下，站着一个英俊且稍显纤弱的青年，一双黑而亮的眼睛看似含笑却带有三分威，两眉间有一颗豆粒大的红痣，更显出几分英气。她就是女扮男装由广东入桂的洪宣娇，今年 17 岁，是受哥哥洪秀全的派遣，深入紫荆山区来寻找在那里传播拜上帝教的表哥冯云山。

一入广西，洪宣娇就感受到了不同于广东的气氛，这里的炭

工、矿工、渔民，许多人都信“上帝”，他们期待的不仅是死后的天堂，而且希冀今生今世都过上小天堂的日子。

这当然都是饱学秀才冯云山7年没回家苦心布教的功劳。

一条载满杂货的快船渐渐从后面追上来，用铁钩搭住客船。执棹人是个二十四五岁的英俊青年，头发卷曲，辫子盘在头上，红黑脸膛。他叫林凤祥，是个卖杂货的。他操着桂平口音向客船上的人兜售着糖果、杂食和日用品。他的帮手焦亮，大脑袋凸脑门儿，辫子松松地缠在脖子上，毫无光泽，像是枯草捻成，他一边给人们拿货、接钱，一边不断地用他那双大铃铛样的眼睛向船上的货舱扫来扫去。

焦亮的目光引起了洪宣娇的注意，她冷眼看着他们进行船边交易。

焦亮发现了洪宣娇在注意他，就沙哑地干笑了几声，说：“这位客官想要点什么？大热的天，喝杯冰茶解解渴吧？”

洪宣娇微微一笑，说了声：“多谢，在下不渴。”

焦亮的目光又在洪宣娇身上扫视了一遍，不怀好意地笑笑。此时人们已买完货，林凤祥摘下搭钩，焦亮打了声尖厉的呼哨，顺江而去。只听林凤祥亮开喉咙，唱起了乡调：

手握乾坤杀伐权，
斩邪留正解民悬，
眼过西北江山外，
声震东南日月边，
……

这歌引起了洪宣娇的注意，她手扶桅杆，向侧后望去，心中不免疑惑，这个货郎怎么把这首诗编进了山歌？这是13年前哥哥洪秀全县试不第，在落寞哀怨的客栈中写下的诗呀，是曾被表

哥冯云山和堂兄洪仁玕称为“反诗”的。洪宣娇暗自思量，这个卖杂货的人是拜上帝教的人吗？林凤祥的小货郎船早已驶远。

二

林凤祥算得上是冯云山发展的骨干教徒了。他用在浔江上卖杂货的身份为掩护，四处传教，光他一人发展的教众就有几百人。他机智、幽默、为人随和，博得浔江一带教众的好评。

现在已到中午时分，林凤祥把货郎船驶入白茅苇丛中，在浅水湾里泊定，跳到岸上烧饭。他操起半月形柴刀，在岸边竹林中砍了一根楠竹，切下根部一节，装进半升米，灌满江水，堵严一端，这时焦亮已点起了一堆火。林凤祥把竹筒埋在火中，这样烧出的饭有一股翠竹的馨香味，十分可口。

焦亮在火堆上支起铁三脚架，挂上黑乎乎的铁锅，要烧一锅汤吃。

恰有一渔船驶来，打渔人正从出水上船的鸬鹚口中抠出一尾二尺长的鲤鱼，向林凤祥他们举起来示意。

林凤祥说：“正好吃鱼汤。”便向打渔人招招手。那船划过来，将鱼扔上岸，林凤祥跃入水中，水面上没见几丝波纹，待到打渔人四下寻望时，林凤祥已无声无息地从水底钻出来，手扶船帮抹了一把脸上的水，把握在手心的几枚湿漉漉的道光通宝丢到舱板上。

打渔人并不忙着拾钱，他用藤条把两尾大鱼贯腮穿起来，递到林凤祥手中。他有两条粗黑的短眉毛，眼眶凹陷，眼睛却炯炯有神，阔嘴巴和大耳朵很搭配地安置在古铜色的脸膛上，一开口，声如铜钟：“别见笑，不是为了糊口，几条鱼，该奉上的。”

“老丈客气了。”林凤祥双脚在水中蹀躞着说，“世道不好，大家都不富裕。”

坐在船头面目清秀的小男孩酷似小姑娘，柳叶眉弯弯地斜入鬓中，直鼻梁，小嘴，一双大眼睛像两汪清水，她是打渔翁曾天养的孙女儿，因为从小喜欢武术，常跟爷爷舞枪弄棒，一直是男孩装束，如今长到十一二岁了，仍然不肯着女儿装。她本名曾晚妹，因扮男孩儿，对外叫曾晚生。曾晚妹见林凤祥在水中浮着有如一片叶子般轻盈，就脱口赞道：“好水量！赶上我爷爷了。”

曾天养朗声大笑：“这孩子，怎么说话呢？当着客官夸你爷爷，岂不叫人耻笑？”

林凤祥问：“老丈尊姓台甫？”

打渔人说：“老夫曾天养，今年 59 岁了，本不是打渔人，世道不好，混口饭吃吧。”

小女孩儿说：“我爷爷是武秀才，我家门前有大旗杆！”

“别胡说！”曾天养慌忙制止，已来不及了。

林凤祥索性跳到船上，曾晚妹扔过一条粗布毛巾，叫他揩脸。

岸上的炊烟丝丝缕缕飘到江上来。

焦亮正把收拾好的鱼扔进吊锅里清煮，然后躺在草地上用草帽盖了脸假寐。

渔船在水上轻轻摇荡。

林凤祥说：“你听说过拜上帝教了吗？”

曾天养说：“看来足下是通达之人，但说不妨。我已受过洗礼。其实，有无上帝，本不可信，今生渺渺，来生茫茫，谁能预卜？只是我看传教的洪秀全、冯云山这些人都是坦荡君子，我就带全家都入了，连我这小孙女儿晚生，也入了。”

曾晚妹插嘴道：“我会背《原道觉世歌》，我背给您听好吗？”

“又来了！”曾天养对孙女儿瞪瞪眼。

曾晚妹扮了个鬼脸。

林凤祥说：“我们是自家人了，我也是拜上帝会的人。”